

从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看“垃圾围城”

陈梅丽

摘要：垃圾围城现象是众多城市化发展问题之一,也是现代科技发展和人口聚集带来的一个恶果,处理不当的垃圾,不仅仅造成污染等环境问题,更是城市扩张对农村的侵入和破坏。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第二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研究为解释当前垃圾围城等生态问题和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释框架,而且,贝克的亚政治和个体化理论也为解决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

关键词：垃圾围城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化 亚政治 个体化

2010年王久良通过对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走访与调查,最后用朴素与真实的影像向大众呈现了垃圾包围北京的严重态势,纪录片《垃圾围城》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和关注;学术界针对垃圾处理的技术层和制度层也做了众多讨论。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风险理论,并与吉登斯、拉什一起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力图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自反性现代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工业社会中有决策产生的威胁作为“残留风险”,不断增值并被“合法化”,最终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和私人的争论和冲突。

在我国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垃圾像是整个城市的排泄物被输送至城外集中处理,并且由于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城市外围的垃圾场被作为新的开发对象,城市周边新的建筑将建立在垃圾的地基之上。在这些城市扩建的计划和决策中,垃圾成为贝克所说的“残留风险”——一次次地被忽视并不断“增值”,形成“垃圾围城”将城市重重包围,将农村驱赶和包围,最终依然成为城市开发区。

垃圾问题显然已经成为自反性现代化的一个表现,这一问题如何表现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何启发呢?

一、自反性现代化对垃圾围城的解释

贝克等人将自反性现代化与人们熟知的现代性区分,称之为“第二现代性”,称后者为“第一现代性”。认为第二现代性与第一现代性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即第二现代性由第一现代性发展而来,但根本不同于第一现代性,并从暗中破坏者第一现代性的根基——工业社会的自信。垃圾正以其自身的积累侵蚀着现代城市生活环境,它既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威胁。现代城市垃圾与现代化之前的城市垃圾相比,以一次性餐具、塑料等合成材料、电子垃圾、建筑垃圾等更具科技特色的垃圾占较大比例,这些垃圾的处理更难,处理不当导致的危害更严重。可见垃圾问题是现代化的产物,其日益积累,不仅仅是造成污染,而且使

得城市开始建筑在垃圾之上，农村被垃圾占据。垃圾问题已经成为自反性现代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贝克在《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中指出：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¹。并且按照贝克的理论，这一变化是“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贝克，1994）。垃圾的聚集和包围过程正是如此，大多数市民并不能知觉这一过程，即使会有“这些垃圾都去哪里了”的疑问，也会一闪而过，忙碌的城市生活不允许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多的追究，并且大多市民对这一问题也并没有足够重视。然而不能知觉的事物并不代表不存在，垃圾包围城市的过程每分每秒都在进行，在北京，城市垃圾正以日均3万吨的速度增长，这些垃圾的处理，不仅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大片的空间来安置，处理过程中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更是日日加重生态的不平衡。可见，垃圾围城正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现代化过程而来，这一问题也正在毁灭着现代化的成果。

自反性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风险只有被清楚意识到，才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实在威胁，而且这包括文化价值和符号及科学论证，即社会感知和结构使风险成为现实，它们的实在性是通过植根于前进中的工业和科学生产与研究程序的“冲突”而喷发出来的²。垃圾问题近年来日益引起关注，在技术层和制度层被讨论，成为公认的社会问题，加之其威胁的不可估量，成为贝克所说的“风险”。垃圾问题通过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被认识、被感知、被关注，尤其是2010年王久良拍摄纪录片《垃圾围城》，“垃圾围城”甚至成为描述垃圾问题的专有名词。垃圾问题作为现代城市的后果，其处理水平并不能与现代化的科技水平和社会意识水平，是垃圾问题实在性的突出表现。

二、亚政治和个体化对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启示

自反性现代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人们可以向一个有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在这种过程中，是根本无法查明该谁负责的”（薛晓红,周战超.2005）。作为自反性现代化的表现之一的“垃圾围城”，同样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风险。那么面对这种无人负责的状态，我们如何才能消解这些威胁而不是逃避呢？

贝克指出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亚政治，这个概念指的是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它是一种“直接”政治——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绕过代表性的意见形成的机构（政党、议会）甚至往往缺乏法律的保护。实际上亚政治是一种自下而上

1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5页，北京，商务印刷馆，2001。

2刘少杰，胡晓红：《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261~2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的社会的形成¹。亚政治要求在面对垃圾问题及其他风险时，不再有任何旁观者，每一个处在这种威胁下的人都必须是参与者和受影响的当事人，且同样都可以为自己负责。这似乎与倡导的“人人有责”有相似之处，但其要求每个人参与到决策和行动之中，形成比普通宣传更有力的势力，不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文件，而是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行动，是一种主动的发起而不是被动的实施。

要实现亚政治，对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动的有效转化要求极高。这要求“个性化”成为一种社会形态。个性化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就生活方式的抽离，其次意味着再嵌入，在此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这要求每个人既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又与外界结合。在个性化的过程中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造新的确定性的压力，它意味着新的相互依赖，甚至是全球性的相互依赖。笔者认为这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共通之处，但是个性化理论更强调“修身”过程中对他人的依赖。对待垃圾问题，更应该发展出更多的个人化的处理方式，给予居民更多自由探索出更多的垃圾处理方式，然后再以集中的方式处理，垃圾处理的方式才能多样化，使僵化垃圾处理系统更加灵活，居民的垃圾处理意识才能得以觉醒。这也意味着不只是垃圾处理技术层面应该大力发展，更重要的是打破僵化的垃圾处理系统，建立新的自下而上的处理系统。可以想象，在第一现代性仍为主要趋势的今天，这种自由是难以发展的，但与“我们不能做什么”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做什么”，探讨如何发展这种自由是更重要的议题。

总之，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为“垃圾围城”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将“垃圾围城”现象纳入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解释范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路径。“垃圾围城”作为一种悄然发生的、有实在性的风险，面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需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制度体系和一种新的垃圾处理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形成依赖于民众的参与和民众的自由。如何从僵化的垃圾处理系统中渐出，如何使民众自由地探索出更多的处理方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著. 周宪, 许钧译.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 北京: 商务印刷馆, 2001.
- [2] 刘少杰, 胡晓红. 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3] 薛晓红, 周战超.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4] 梁馨. 北京周边垃圾围城. 人民文摘, 2013(03).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¹参见刘少杰, 胡晓红:《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 第 267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